

會訊

主曆二〇〇八年六、七月

第二九四期

本期印製八千五百份

非賣品

六、七月合刊



目錄

每月特寫

滾球人生	2
入水能潛	3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着標竿直跑」	4-5
場上比武的規矩	6

團契情緣

團契分享及下期〈會訊〉主題預告	6
-----------------	---

家有一寶

九十七歲高齡的吳植霖先生	7
--------------	---

家·多一點愛

天堂之門也為自殺信徒而開嗎？	8-9
----------------	-----

特稿速遞

「苦難之後——從四川地震 反思基督徒人生觀」座談會記要	10-15
當球賽突然中止， 你能否說自己不枉此生？	12-13
不要問「為何」，要問的是「如何」	14
回應：不要只看別人的罪 更加要反省自己	15

會長會客室

從四川地震看苦罪懸謎	16-17
------------	-------

情有所鍾

崇拜的悅樂	18-19
-------	-------

人間有情

社會服務與生態教育	19
-----------	----

本會消息

	20
--	----



基督徒與運動

由五月到八月，中國人經歷了極悲與極喜——近八萬條無辜的生命在「五一二」四川地震中死亡，數以十萬計人痛失家園。八月八日晚上，中國北京舉行的第廿九屆奧運會開幕禮，贏得無數的掌聲，百年夢圓。

本期〈會訊〉游走在極悲與極喜中，報道「苦難之後——從四川地震反思基督徒人生觀」座談會記要；又趕上全球火熱的奧運潮，請來牧者及信徒分享他們的運動經驗。

珍惜資源，善用〈會訊〉。

閱畢本訊請傳閱予／轉贈親友，或妥為保存，謝謝。



滾

球

人

生

草地滾球這項運動，早於十八世紀已在歐洲各地流行，直至一八四八年由一位蘇格蘭人寫成了賽事規則，成為包含着公平競技和紳士禮儀的一種康樂活動。草地滾球一直都是由英格蘭、威爾斯、澳洲和南非等國鼎足而立，在十九世紀中期傳入香港，成為有錢人的玩意，及後政府開始興建公眾場地而漸漸普及化。早在二十年前開始，香港隊在國際賽事中屢獲獎項，而現今生力軍由兩大陣營努力發展，其一是香港青年軍，其二是傷殘人士隊伍；他們都能夠在國際比賽上令人刮目相看。

很多人以為草地滾球是一種靜態的康樂運動，隨便放球，來回走動而已，但其實我在二〇〇七年的一次隊際比賽過程中，最後一球，尚差最後一分便奪取銅牌之下，領悟出這運動的哲理人生——潛藏着令人內心有翻天覆地的思想鬥爭：「究竟我這一球應該沉着應戰，慢慢收復失地？還是背水一戰來一個重擊，甚至同歸於盡呢？如果失誤，如何向隊友和教練交代？」這一切都必須憑藉個人智慧、耐力、技術和膽量，甚至團隊精神，缺一不可。最終，香港隊以一分之微險勝英國。

上帝總是教導我們有智慧地成長，有謙卑，有忍耐。可是，人算甚麼呢？我們活在罪的當中，常常驕傲自恃，輕看他人、自以為是，爭名奪利，更甚的是有運動員服用禁藥，這都是做了得罪耶和華的事；但人們卻說：「我一生沒有害人，沒有犯法，做到守法、愛人，何罪之有？」是真的嗎？

作者簡介：譚智明弟兄於十八歲時失去一條腿，父母及愛妻相繼離開，然而他堅決不放棄，仍堅持「人生如運動場」，展開不一樣的精彩人生。一九九九年代表港隊在「傷殘亞運會」男子團體射箭中取得金牌。二〇〇七年在澳洲悉尼舉行的國際殘疾人草地滾球世界錦標賽中，與隊友努力下取得一面銅牌。



譚智明弟兄



潛能水入

自小好動的我，出水絕對能跳，但入水就不太能游，只能勉強說懂得游泳，但心裏一直在想，如果有天能拿着潛水裝備和氣瓶，自由自在地潛入水中就好了。這心願卻因着不同的原因一拖再拖，直到三年多前才真正得到實現。

在這三年多的日子，我的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身邊愈來愈多弟兄姊妹參與潛水運動，自己幾乎每星期一的例假都去潛水，幾乎每次和太太的旅行也拿來潛水，去年五月更考獲潛水教練的牌照，教牧同工中已有不少成為了我的學生呢！

坦白來說，潛水可說是一種非常悠閒的運動（最辛苦是在下水前後的準備和收拾過程），也完全沒有競賽的成份。其最吸引之處，在於能進入另一個平時很少接觸到的異域，與海洋中的自然生態近距離接觸，同時與潛伴一同互相支持和分享樂趣的奇妙過程。

對於繁忙和緊張的香港人和教牧同工來說，潛水的確能讓我們與現實生活有片刻完全的抽離，即使只有片刻，已能對我們的心靈健康有極大的恢復作用。而透過與海洋生物的接觸和認識，也令我對上帝的創造有更深的體會和讚頌。還記得有一次在小學的聖經課中，曾以不同海洋生物的照片來說明上帝對世界的看顧，學生們都看得非常投入。最後，潛伴的守則不單讓我認識了來自不同背景的潛水員，更讓我有更多機會去分享信仰，當初自己在本港一個潛水網上討論區登記了「牧師」這個使用者名稱，之後便收到不少來自信徒或慕道者的私人訊息，幾個月前我們成立了「基督徒潛水團契」，並安排了兩次「潛水+團契」的聚會，盼望日後我們能為潛水和信仰作更多的整合。



林津牧師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我首次參加「香港渣打馬拉松十公里長跑」，是從二〇〇二年開始。記得當年參加的原因是為亞斯理堂的「宣教基金」籌款。誰知，從此之後我就愛上了這個運動，竟然一跑就跑了六年，可惜今年初因腰骨傷患才被迫停止參賽。

十公里長跑是「渣打馬拉松」三個項目中最短路程的一個，但是，對於我們這些平時較少運動的中年人來說，已極具挑戰。為了迎接這個長跑，每年到了十月左右，我就開始練習，練習的時間從十五分鐘慢慢加到三十分鐘或更多，並且從慢跑到加速，加上跑步徑是有上坡落斜，都真是頗吃力，需要一定的體能和毅力。同時，由於十公里長跑基本上都是在清晨時分開始，所以，每逢賽前兩個星期，為了讓身體機能有所適應，我都會在早上五時多就起床到公園練跑，迎接初昇的太陽。

記得第一年參賽那日，我站在數千位運動健兒中間，等待起跑的那一刻，心情特別興奮。當鎗聲一響，我就隨着人潮衝過起跑線，跑向西隧，跑向金紫荊廣場。由於首次參賽的經驗不足，跑過西隧那條長命斜時已經筋疲力盡，在港島那段起伏不平的天橋時也只能以步行為主，實在是有心無力了。不過，以後的賽前練習，除了練氣之外，我就多練一些上落坡的路段，以提高體能。果然，之後同樣面對漫長的西隧和斜路天橋，跑起上來也可以得心應手了。

二〇〇四年的馬拉松十公里長跑，我邀請太太一起參賽，她見我過往幾年跑得非常開心，於是就欣然接受。我們經過幾個月的練習，每天清晨一起併肩跑步，一起迎接晨曦的陽光，既可以操練身體，也可以促進夫妻感情，實在是一件美事。只可惜，因師母的膝蓋有傷患，



2002年范牧師第一次參賽，手拿着的是大會頒發的證書。

次年就無法繼續參賽，因此，我們夫妻二人在西隧口留下的合照就是絕無僅有的紀念品了。

六年的參賽，我從來不敢與其他運動健兒比較速度名次，但我每次都嘗試挑戰自我。記得我最慢的一次是一小時十九分，以後逐年加快，二〇〇六年是一小時零四分。到了二〇〇七年，我以為可以在一小時之內完成，誰知「博盡老命」都只是縮短了兩分鐘。大家不要少看這兩分鐘，因為我知道自己是付出了多少時間去練習，流出了多少汗水才換回來的成績，我更知道我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中年男士了。而且，我的小組名次（「元老組」，後改為「先進組」）從第1316名大幅提升到第365名，老實說，這已經是非常值得感謝上帝恩典的成績了。

經過多年的長跑操練，我更加體會到使徒保羅對我們的勉勵：「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做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追求前面的，向着標竿



向着標竿直跑」

直跑，為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三：13-14，和修版）真的，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就像馬拉松長跑那樣，路途似乎非常漫長遙遠，並且還有上坡有落斜的險情。但是，我們的人生是需要有目標，無論是十公里、半馬拉松（廿一公里）還是全馬拉松（四十二公里），都必定會有終點為目標，各人也可以有自己的挑戰作為目標。而且，奔跑這條人生路程需要我們有足夠的體能和毅力，體能可以藉着跑步、游泳等運動來操練，但毅力是需要藉着靈命的操練來增強。

各位弟兄姊妹，盼望我們在人生的長跑路上，都能確定我們的目標，在體能（運動）和毅力（信仰）等方面，都能不斷操練自己，並且向着標竿直跑，為要得上帝的獎賞。



2004年范牧師與師母在西隧口合照。

場上比武的規矩



每月特寫

洪大衛宣教師 沙田堂

「人 若在場上比武，非按規矩，就不能得冠冕。」
(提後二：5，和合本)

「競賽的人若不遵守規則，就不能得冠冕。」(提後二：5，新譯本)

「Similarly, if anyone competes as an athlete, he does not receive the victor's crown unless he competes according to the rules.」(NIV：2 Timothy 2：5)

保羅在提摩太後書二章三至六節中用了三個比喻來形容基督徒。第一個比喻是指基督徒如投身在戰場上的精兵，專心作戰，不被世務纏身。這個比喻指基督徒如在場上比武的運動員，他要守規矩比賽，否則就是贏了也會被取消資格。

「場上比武」一字希臘文是*athleo*，它的名詞是*athletes*，英文的*athlete*（運動）正源於此字。這字只在新約聖經出現一次，就是在提摩太後書二章五節。

究竟「運動員」與「基督徒」有甚麼關係呢？保羅在二章五節就清楚指出，比武的若要得冠冕，就一定要按

規矩。「按規矩」一詞希臘文是*nonimas*，意思是按着法定的規矩而行。每一個運動比賽都有它的規矩；一個運動員，不管他的表現如何出色，若不按規矩而行，一定會被取消資格，永遠也得不到獎賞。所以，基督徒若要跟隨耶穌，不但要過聖潔的生活、循規蹈矩，更要有一顆愛神愛人的心，因為這正是一些規矩的總歸。

「按規矩」不但限於場上比賽的一刻，也包括在比賽前的操練。所以，「紀律」(*discipline*)與「規矩」是息息相關的。看到一個運動員，在場上有極出色的表現，就知道這絕非偶然，成功背後有着多少辛勞、努力的血汗。保羅說，一個運動員，若不是按規矩，守紀律，他永遠是得不着獎賞的。同樣，一個基督徒，若不守屬靈的紀律，不去操練自己的心志，他又怎能跑完這條人生的道路呢？

按：本文作者目前負責本會沙田堂的青少年事工及沙田循道衛理中學的體育事工

團契分享



團契情緣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本年度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團契同學，最深刻印象的一次團契週會是在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七日到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與中學團契的師兄姊一起玩遊戲和打邊爐。

當天下午，我們小學團契的同學跟着老師，大隊浩浩蕩蕩地出發步行到中學。到達中學時，已看見師兄姊在校門口等待，他們準備了打邊爐一切的用品和食物，更加準備了不同遊戲和唱詩歌的活動，真是十分感動。

我們互相握手歡迎，跟着一起玩二人三足。我們和師兄姊一起綁起一隻腳，當時的感覺很溫暖，儼如一家人。我們一起唱詩歌和祈禱後，便一起打邊爐了。打邊爐時，師兄姊還幫助我們煮食物，為了照顧我們，他們連自己也沒有吃東西，真是十分偉大！令我想起

主耶穌為我們無條件犧牲性命，連自己也不顧，只為身邊有需要的人付出。

打邊爐後，我們便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向師兄姊道別，跟着老師回校解散。這次的週會，更讓我體會到一條龍中小學互相幫助，發揮主耶穌愛的教導。



下期〈會訊〉主題預告：國度與政道



家有一寶

訪問：鐘唐翠儀

黃淑儀 九龍堂

整理：黃淑儀

九十歲高齡的吳植霖先生

「**當**年一同參與早堂崇拜的人都不見了……」已過
耄耋之年的吳植霖先生輕慨道。

眼前的吳先生精神抖擻、目光炯炯、對答如流、頭腦清晰，看來只像一位七十古稀，豈料吳先生出生於一九一一年，今年已屆九十七歲高齡了！

吳先生在家中排行第三，有兩位姊姊，父親是個秀才，母親在他十多歲時便身故了。當年丁母憂的吳先生悲傷哀痛、心力交瘁，與至親的訣別此生難忘。他在十八歲那年隻身飄洋過海赴美，先後在紐約及芝加哥以半工讀形式攻讀飛機工程學位。期間他參與唐人街的浸會崇拜聚會。半工讀的留學生生活非常艱苦，吳先生假設若要他重過當年的坎坷生活，他定必說：「不會！」

畢業後，吳先生在美國一所飛機廠任職飛機工程師，緬懷三載工程師歲月，可算是他大半生中最安逸的日子。他津津樂道每天下班後，在宿舍泳池中暢泳的逍遙。但孤身飄搖廿載，最終思鄉心懷帶他重返中國家鄉。

回國後，吳先生為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工作了兩年，擔任空軍中尉，工作是在飛機廠修理戰爭中受破壞的飛機。由於要躲避日軍的偵察，所以當時的飛機只能隱藏在重慶南平縣的山洞裏。他每天便在幽暗中修理飛機。這段黑暗的日子中，最大的享受莫過於偶爾到城市裏喝一口他酷愛的咖啡。回想在美國隨時可享受的一杯咖啡，在戰爭期間的中國，竟是他的甘露！吳先生的點滴回憶都教我們要懂得珍惜神所賜與的各樣大小恩惠。

吳先生於一九四八年結婚，然後來港定居，並由黃作牧師替他洗禮加入本會九龍堂。吳先生婚後育有四女二子。培育六個孩子，殊不簡單，他管教兒女的心得是每星期從不間斷的帶孩子們到教會參加主日學。也就是把孩子們交託給神管教。孩子們（惠嬰、惠梨、惠蓮、思源、惠儀和健源）在教會中成長，滿有上帝的祝福。如今都長大成才，與家眷一起在教會中作主忠僕，在各樣聖工上積極參與，為主作工。



吳植霖先生（右）及太太合照

客廳中擺放了多幀吳家的「全家福」，他們三代同堂，都是九龍堂中大家所熟識且熱心事主的弟兄姊妹。可見愛主事主的人，都是蒙福的。正如吳伯母經常掛在口邊的話：「感謝主！這都是上帝的祝福。」

吳先生在中環一所瑞士洋行任職達三十年之久，深得僱主器重並作多番挽留。直至七十六歲高齡，吳先生才決意要求退休。在職場上，他同樣活出美好見證。

由於九龍堂位處小山崗上，長者每次上落都感吃力（筆者按：幸好現今有專車接載服務，而且還正增設升降台呢！）。故此，吳先生便轉到安泰堂守禮拜。可是二〇〇五年跌了一跤後，步履蹣跚，往後的日子只好留在家中敬拜。他拉開抽屜，取出《靈修日程》，告訴我們：「我雖然不能到教會守禮拜，但我仍會每天禱告和靈修。」

筆者問吳先生：「信主多年，有甚麼困難經歷？」

「沒甚麼，單單交託給上帝就是了。」吳先生輕描淡寫地概括了一個忠主信徒的歲月足跡。

本專欄訪問本會的長者教友，他們豐富人生經歷，正是見證信仰的真實故事。歡迎讀者轉介教友受訪。

天堂之門

按 自殺學之父史奈文的估計，每個自殺者，至少影響身邊六至十位親友。亦有研究指出，自殺者遺屬自殺的機會比一般人高出80%至300%。此外，大約有三分之一的自殺者家庭，往後幾代至少會有一個人自殺。總之，家中一人自殺，眾人千愁萬恨。自殺，當然不是個人事情！

本地臨床心理學家黃蔚澄發現，自殺者家屬的傷痛，跟一般死者家屬不同。他們內心會滿載內疚、憤怒、污名感、被遺棄、怕被標籤歧視的複雜感覺，對於自殺者的選擇亦存在很多疑問，心理壓力相當大，部分人甚至一世都在鑽牛角尖，帶來長期情緒困擾。

可以想像，若自殺者是來自基督徒家庭，其家屬在哀傷之中，很可能會仰天而問：「他還可以上天堂嗎？」神學家史密德斯（Lewis B. Smedes）的答案是肯定的。上主不會因「自殺」而拿走人回歸主懷抱的福氣。自殺者，當然是罪人。然而，任何一個將來有福氣回歸主懷的人，都是罪人。自殺者，是罪人，也肯定是被罪惡權勢所傷的人。很多自尋短見者，都是在絕望中、走投無路時、極度精神困擾下，被迫走上不歸之路。抑鬱症、精神分裂，是很多自殺案例的主因。他們大都是被種種因素所折磨的一羣。憐憫人的主，會置他們不顧，落井下石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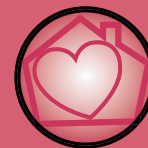
牧者回應

本港的自殺問題日趨嚴重，教會作為重視生命、傳達上帝愛及關懷牧養的羣體，應醒覺這危機的存在及其影響，及早思想和訂定回應方式，幫助及輔導自殺者及家人。

除了裝備教牧同工及信徒認識自殺課題及有關的輔導訓練、提供自殺者及家人具體的幫助外，對自殺這課題在神學上亦要作深入的理解。對基督徒來說，生命是神所賜，神才是生命的主，生命的神聖價值是絕對不容存疑，因此，只有上帝可以主宰生與死。亦即只有上帝可以取回生命，其他人——包括自己——無論任何理由都不能自己捨棄生命。但一個人在受痛苦折磨、極度惶恐、孤立無助、悲傷、無生存意志之時，是否真正能作

出理性的選擇？其思維會否已進入一個「隧道式的視野（tunnel vision）？亦即是說這人的思想是狹窄、頑固、出現錯誤，以致在自己的思想中只看到唯一的解脫方法——自殺，抑鬱症精神病患是最常見的例子。

當中引起的討論是，到底有自殺念頭的人，在面對生活上困擾、軀體上的痛苦、精神上的折磨而呈現出孤立及疏離感（anomie）時，所作出的決定是否理性的抉擇？是否刻意的犯罪？是否可以自我控制？是否應譴責？縱使是犯罪，但沒有罪人在神的愛裏是不被赦免的！神有無限恩典。教牧作為宗教的代表形象，幫助自殺者的家人處理由自殺引致的罪疚感及疑問，是很重要的。



家 · 多一點愛

關瑞文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院長

也為自殺信徒而開嗎？

「自殺」是一種不被赦免的罪嗎？在此，基督教的傳統，並非是單一的。在早期教父之中，奧古斯丁（AD354-430）大概是第一位清楚地指出，「自殺」是一項「無法悔改」的罪。除了一些特殊例子外，自殺都是犯了十誡。奧古斯丁對日後的教會有很大影響。托馬斯阿奎納（AD1225-1274）就認為，自殺是致命（fatal）的罪。因此，在西方教會史中，一段很長時間裏，自殺者是被禁止安葬在已祝聖的墓園裏。到宗教改革時段，奧古斯丁的觀點仍是被堅持的。然而，到了十七世紀，情況開始有變。例如，約翰唐尼（John Donne）就有力地指出，自殺不一定是罪。時至今天，有關自殺的神學觀點，其實已是很多元化。

聖經又如何教導呢？在聖經中，記載了六宗自殺事件，自殺者分別有掃羅王、出賣主的猶大、參孫、亞比米勒（士九：50-54）、亞希多弗（撒下十七：23）、心利（王上十六：15-20）。有關事件，一般聖經學者都觀察到，聖經作者並無譴責他們的自殺行為。

天堂之門也為自殺信徒而開嗎？恐怕只有上主才知曉！或許我們可用以下的經文，來安慰自殺者的遺屬：「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復活了，現今在上帝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迫害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羅八：34-35，和修版）

雖然我們不認同自殺，但可採取開明同情的態度，對家人表達愛、支持和慰藉。給予赦罪及安慰，教牧應有信心及勇氣表達：「慈愛的上帝當然會擁抱自殺受苦的靈魂，也會敞開祂的雙臂環抱家人。」並鼓勵他們不要怪罪任何人和自我責難，提醒罪疚感的破壞力，教導信徒只要關懷，不要論斷。

當然自殺是一個深度的生命問題，教會除了幫助自殺者及家人超越生命的困境，陪伴他們步上由絕望至盼望、由恐懼至信心、由罪疚至饒恕之再生之旅。教會應開展生命教育以幫助人面對死亡和自殺的困擾——衝破中國人的「未知生，焉知死」的觀念，勇於向教友灌輸

生與死的教育，以一種開放，不避忌諱態度，藉講壇教導、個別傾談、小組活動等去探討死亡和自殺的課題，並藉此帶出生命可貴，以信仰培育信徒強化面對逆境的能力，經歷苦難給人正面涵意，建立堅韌的生命。

鍾鳳霞牧師

本專欄由家庭事工執行委員會特約供稿，每期均就一個熱門家庭議題，邀請專家學者探討及牧者回應，希望藉此引起弟兄姊妹的思考及關心行動。

「苦難之後—— 反思基督徒人生」

四川地震已過了三個月，各界對災區的關懷也由「救災」轉變為「重建」，香港不少團體也紛紛募捐，希望能夠協助災民早日重建家園。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十字架，與苦難本就分不開，到底四川地震這次大規模災難能夠給予我們甚麼信仰反省？本會文字事工委員會與香港堂合辦之「苦難之後——從四川地震反思基督徒人生觀」座談會於七月二十日下午三時順利舉行。座談會由本會義務教士吳思源弟兄主持，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關瑞文教授作神學反思，兩位曾在災區採訪的記者——有線電視中國組首席記者呂秉權先生及香港電台記者周萬聰先生分享心路歷程，本會香港堂主任牧師袁天佑牧師作回應，與會友

一同從四川地震中反思基督徒的人生觀。如欲重溫當日座談會各嘉賓精采的分享，可到http://www.methodist.org.hk/frame_monthdoc.html觀看。



（由左至右）：講座主持吳思源義務教士、關瑞文教授、呂秉權先生、周萬聰先生。

天災的啟示

近年不斷發生驚天動地的天災，二〇〇四年十二月發生的南亞海嘯我們記憶猶新，當年我本來計劃往南亞，但因出席一位教友的筵席而取消，剛巧舉行的日子正是海嘯發生當日，席間竟然有一位信徒說海嘯是上帝對南亞那些回教國家的懲罰。

神學院有十多個從緬甸來的學生，所以五月初的緬甸風災對我來說似乎較貼身，我也聽到有信徒說是上帝懲罰信奉佛教的緬甸。而香港西貢於五月一日發生嚴重車禍，死傷者都是來自一間信奉日本佛教的信眾，於是有些信徒說這是異教，故有此橫禍。

在天災或大悲大苦的事件中，如果受害者與我們相距遙遠，與我們的信仰或國籍不同，我們容易以冷酷的眼光，將苦難歸因於受災者是有罪或是異教徒；但在四川地震中，我們與受災者同是中國人，血濃於水，難以冷酷無情地置身事外。

舊約中「苦」的緣由

在聖經的傳統，對苦難有很多看法及不同的了解；但在基督徒圈子中，卻偏向認為罪是構成苦的最終原因。以舊約聖經為例，對「苦」的由來就至少有七種不同的理解；「因罪而苦」只是眾多看法的其中一種：

1. 苦因罪而生，因為神是賞善罰惡的。這種解釋，



特稿速遞

從四川地震 觀」座談會記要

講員：關瑞文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院長

整理：編輯室



關瑞文教授

活躍於主前六世紀，散見於先知文學及申命記學派的著作（如申命記、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上下、列王紀上下等）；

2. 苦，乃上主用以管教人的工具，目的是叫人成長。此說法散見於智慧文學及哀歌傳統；
3. 認為人生是轉眼過去，遇到苦時，要忍耐為上。詩篇卅七篇是其中一例；
4. 苦並不可怕，因人死後有生命（如伯十九：25-26）；
5. 苦乃是奧秘；
6. 苦乃是絕然荒謬的（如詩十：1；傳道書、約伯記）；
7. 為主受苦乃作為主僕的召命（如以賽亞書四十至五十五章）。

透過舊約聖經，我們得知並不能經常單以「罪」解釋「苦」，不能將每一種苦都歸根究底、終極地解釋為因

罪而起。所以遇到大苦難時，我們不必將之立即解釋為苦，或思前想後是甚麼的罪引致。聖經記載在上帝眼中，「苦」的因是多元的，不同場合、不同情況下的苦，理由各有不同。

基督徒在苦難中的態度

按基督教傳統或不少神學書籍所言中，大如天災的苦難，該被理解為奧秘，是自古以來被封着的一個答案，上帝透過這封着的答案向人發出啟示。「上帝藉天災這奧秘向人啟示甚麼呢？」這是基督徒面對天災時要有態度，而非去思索天災的原因。

當受難者與我們的關係愈密切，我們便感到愈難受，不少人為四川地震的災情下淚，甚至親自到四川參與救災。我們因災難產生人與人之間聯繫的感覺，反思到生命短暫，從而珍惜身邊人；一些埋藏在都市人生活中的人性因而揭露出來，如山洪暴發般讓我們重新體驗。上帝提醒及向我們揭示，你與我同是人、同有上帝的形象，當人受到無情的傷害時，我們會悲痛、會落淚，與身邊的人產生連結的密契。我們原身所擁有上帝的形象，被天災這奧秘再次提醒、揭示，讓我們重新立志再做「人」，以人待人的方式去與人相處。

此外，我們幫助四川地震的災民時，自覺是擁有者，而他們只是無家者；我們有否想過他們的遭遇正在敦促我們要好好立志活出上帝形象。他們的出現，就如當日耶穌基督以無辜者身分受大苦，以致感動了人世間不少心靈，要重返造物主的懷抱。當然，這並不是說上帝以擊打四川人民來勸化我們。然而，我們也應以謙卑及悔改的心去關心他們，不要再想自己是高高在上的施予者。

當球賽突然中止，你能否

試想像一下二百個原子彈爆炸的威力；腳下的地，其板塊以每秒兩公里的速度撕裂着；這裏所有人必須在十數秒鐘內衝出身處的這個禮堂，否則只有死路一條；豆腐渣工程的大樓在十多秒內便全然倒塌，專家形容為是沒有生還的希望；大家用手摸一下自己的膝蓋，這雙膝蓋不知何時不再屬於你……

災區的死者、生還者，就是經歷了這些。

地震發生後，我在災區逗留了二十多日，到過北川、汶川、都江堰等地方。採訪過程中目睹很多垂死的掙扎——起初周遭此起彼落的呼救聲，到後來只有間歇的微弱回應；這一秒瓦礫堆中的生還者，不知下一秒是否仍能活着；有家長為死去的孩子追求公義，卻被打壓；整個過程讓我深有體會。

在北川有一個母親，女兒和孫兒同在地震中失蹤，一個月後仍找不到。她問我：「這個世界可有神？」當時我肯定地答她：「有，一定有神！」那一刻她和我心裏都不禁想，如果有神，何以會有這樣的災難發生？這個奧祕難以解答。人類歷史在整個宇宙中短如時鐘上最後的數分鐘，難以在這短促的時間去解答苦難這世紀之謎。

種種的領會，令我想起徐錦堯神父的一些分享，包括：有個人看見一個蠶蛹，成長了的蝴蝶努力掙扎，要在小孔中破蛹而出。那個人同情蝴蝶的掙扎，使用剪刀剪開蠶蛹，讓蝴蝶不費氣力走出，觀察十多天後，發覺這蝴蝶不懂飛，不像其他破蛹而出的蝴蝶，原來蝴蝶要靠破蛹而出的過程去刺激翼的成長。我不知道四川地震是否上帝的心意，要人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讓我們可以像這隻蝴蝶般，經過苦難變得更強壯。

我們能生活在富足、安全的環境，不在我們做了多少功業。生於何時何地也是一個恩賜，能吃飽穿暖、身體



呂秉權先生

健康，是值得我們珍惜感恩。我們的幸福不是必然，四川災民的苦難也不是必然，這讓我更體會到要好好珍惜所有、關心家人。當我們放縱自己的物慾時，同時是消耗別人的幸福。樂於付出所有去幫助有需要的人，總比擁有物質來得有意義。

人生就像一場球賽，各人有不同的位置，在加時比賽中，如一方入球比賽便會宣告結束，稱為「突然死亡」。人生不一定如球賽般有九十分鐘，作為一個球員，我們有否盡自己崗位的責任，每分每秒都盡力踢好這場球賽，發揮自己的作用，盡上自己的貢獻？當球賽突然中止時，你能否說自己無悔今生？

災難不到我們控制，「突然死亡」可以隨時臨到我們身上，現在每一分每一秒也是賺來的。在採訪中，我遇到一位七十歲的老伯，他經歷過唐山大地震，困在礦坑中十日，靠石縫滴下的水滴維生；四川地震中他被埋在



講員：呂秉權先生
有線電視中國組首席記者
整理：編輯室

說自己不枉此生？

瓦礫下七個小時，他說他經歷了死亡，如進入一條時光隧道，一生的片段快速在眼前閃過。他說感謝上天，現在每一分每一刻都是從鬼門關掙回來的。經歷過生死一刻的人尚且如此珍視生命，我們這些幸福、僥倖的人又有否珍惜每分秒？還是繼續虛耗時間，視一切為理所當然？

北川有一個小朋友，災後發生一個月，他走來，硬要擠進我的懷抱，他全身髒兮兮，但我還是禁不住要抱着他，他一直不說話，當問到他父母時，他在我的筆記本上寫出「死了」二字，令我體會到要珍惜身邊的人。

災難發生時，很多人沒有生存意志，但在今次的地震中，我看到很多人有強烈的求生意志。有一個小女孩給塌下來的樓板壓着，她身下還有很多給壓着的小孩子，一架鏟泥車正要駛過來，那些孩子說：「死了死了，我

們沒希望了。」那個小女孩用生存意志鼓勵其他以為要死的人，一起合力叫喊，「這裏有人，不要壓過來呀」，最後他們全都被救。有一個母親，被困在災區中兩日，那個災場只有很少人被救出。她拿着一塊磚，每隔一會兒便敲打鐵管，她堅信一定有人會來救她，我問她當時有何信念堅持要生存下去，她說，「一生只能活一次，不能放棄！」

人生不在乎長短。容許我再引用徐錦堯神父的說話：「當我們出生時，哇的哭出第一聲，身邊的人都是笑着看；當我們離開人世時，輕輕微笑，可能身邊的人都為我們落淚。」然而我們活出了生命應有的價值，就如球賽一樣，球賽結束了，我盡了努力射球，奈何總是不入，但只要我們盡了自己的本份，踢好這場比賽已是無憾！





不要問「為何」， 要問的是「如何」

講員：周萬聰先生

香港電台記者

整理：編輯室

我於一九九三年決志信主，在我基督徒生命中第一次問苦難的問題，是在一九九四年，非洲盧旺達發生內戰，出現種族清洗式的屠殺，從媒體報道中得知其慘絕人寰，當時我年少氣盛，挑戰上帝何以如此。後來一位年長的姊妹對我說，「基督徒面對苦難時，不要多問為何，倒不如去做上帝想我們做的事。」

約在十年前我第一次看聖經的約伯記，相信不是很多基督徒第一次看完約伯記便很明白、順服上帝何以要約伯經歷這些苦難，然而從四川地震探訪回來後，我發覺自己沒有想過「為何」這個問題，就是十多年前那位年長的姊妹的一番話讓我深感認同：不用問，只管去做，去幫助別人！

作為記者，事件愈震撼，便愈有推動力去發掘新聞；但當我在四川地震現場探訪時，周圍的人都在淒厲的嚎啕大哭、悲慟不已，那一刻我停了下來，不忍上前探訪。我到達災區的第一天，去到都江堰的一所中學，地震發生時這所中學有九百位學生在上學，整幢學校倒塌，絕大部分學生已經罹難。我到達現場時，天正下着雨，地上滿佈泥濘，周圍頹垣敗瓦，景像如廢墟般，學生的屍體陸續抬出，被安置在一個只是用帆布簡陋搭成的「停屍間」，死者連蓋屍的布也沒有。有說今次地震死了一代的人，因為中國實施一孩政策，每個家庭只有一名孩子，他們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很多父母已經年屆中年，難以再生育了。

記得在本年一月時，中國發生雪災，影響全國交通，廣州很多打算新春回鄉的民工滯留火車站，爭先恐後的希望買到車票，場面混亂，商人乘機坐地起價，將水、杯麵等物品調高售價來發橫財，令人反感。然而在四川的探訪讓我有截然不同的經驗，災後店舖把貨品割價傾



周萬聰先生

銷，旨在幫助災民，倖存的人自覺生存已是賺回來，能幫上多少便幫多少；很多來自不同地方的組織，亦有是個人獨自來到四川，帶着食品衣服等生活必需品給災區的人，他們都作出了無私的付出。

在基督教圈子，「苦難的發生自有上帝的心意」這說法很廣為人接受，我不知這是機械式的回覆，還是信徒發自真心、經過思考下的答案。我個人來看，若人性的光輝、真善美要藉着一場災難才能爆發出來，這代價實在太大了！我們不要等到災難來時才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去珍惜身邊的人，我們不要經歷苦難才懂反省，唯願我們每天在平凡的生活中亦發揮出人性的美善。



講員：袁天佑牧師
整理：編輯室

回應：不要只看別人的罪 更要反省自己

苦難的原因對基督徒來說是難以理解，人在不同的處境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亦沒有絕對的答案。思想苦難對我們的意義很重要。

這幾年發生的苦難中，的確很多基督徒不明白，對苦難的看法亦不正確。在南亞海嘯及緬甸風災中，有信徒以為是因這些地方和人民未信主，故災難臨到他們。路加福音十三章二至五節說：「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這害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同樣要滅亡！從前西羅亞樓倒塌，壓死了十八個人，你們以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照樣要滅亡！』」

我們不要只看別人的罪，更為重要的是反省自己。我們並不比別人聖潔。

在神學中，「罪」的解釋除了是有罪的人，亦有「被罪惡所壓迫、綑綁的人」的意思。我們都有罪，但與此同時，我們將自己的罪壓迫在別人身上，使人被我們所犯的罪成為被罪惡所綑綁的人。

現今的天災人禍多發生在貧窮的地方、貧窮的人身上，他們所受的災難往往是最大的；香港亦有苦難，很多人生活在貧困當中，只是我們不知道。苦難何來？是因人的罪所引起。富有的人往往造成別人的苦難。就以吃為例，很多人的雪櫃存有大量食物，多得變爛要丟掉；如果我們按自己的需要、購買適當的分量，可能物價不會這麼貴，讓貧窮的人也可以負擔。我們不知苦難何時來到，但苦難的確在我們身邊每分每秒也發生。不要等到天災人禍來到時，我們才付上這麼大的代價去學到這門功課，在平凡的日子、上帝賜福豐足的日子，我

們可以過簡樸的生活，將節省下來的金錢幫助有需要的人。

苦難的部分原因是來自人的自私，壓迫別人所引起。我們作為基督徒如何幫助、關心有需要的人？超越我們的自私，超越我們認為「別人是罪人、自己是好人」的自義心態，思想自己的罪。當我們享受安樂平安的日子時，我們常常思想怎樣去幫助受災的人。

直至今為止，我們已收到弟兄姊妹超過二百萬的愛心捐獻，款項將透過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送交愛德基金及直接交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我們亦會派社工同事前往災區，舉辦活動，幫助受災兒童，讓他們在苦難中仍有喜樂。救災是長期的工作，不只是一時的火熱，盼望弟兄姊妹愛心支持。



袁天佑牧師（左）致送謝帖予講員周萬聰弟兄（右）。

從四川地震

吳思源先生（吳）：對於四川發生的大地震，很多信徒都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感覺，不禁質疑上帝的慈愛。會長你對「苦罪懸謎」這個課題有何回應？

盧龍光牧師（盧）：上帝創造伊甸園的時候只有美麗和善良，但後來因為有罪惡的權勢（蛇）介入才使人和整個世界墮落。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正是如何在這個扭曲及墮落的世代，在咒詛中仍然有祝福！在黑暗中仍然看到光明！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並沒有為苦罪的來源定下答案，我們最重要的是肯定這個世界有苦難，你可以選擇咒詛和埋怨上帝，但恐怕這只會帶來更大的痛苦。基督信仰就是強調上帝讓我們在黑暗中看見光明，在痛苦中看見希望。

這次災難提醒我們，人並不是萬物和世界的主宰，人在苦難無助之中，只有承受和面對，我們無法靠自己勝過。讓我們反省到人生中最寶貴就是生命，死亡使我們與最親愛的人隔絕，父母失去子女、孩子失去父母、夫妻生死永訣。當人意識到自己難逃一死時，我們才懂得去問死亡是甚麼？才懂得去追問如何令自己的生命更有價值？在這次地震中，有很多捨己為人的報道，如教師犧牲自己讓學生逃生，正正帶出了耶穌犧牲的精神，肯定了生命的價值，更肯定了愛和自願犧牲的精神勝過死亡的權勢！

死亡並不是一切的終結，尤其對基督徒來說更是。在我的理解，上帝最愛的人是無辜而死的人，耶穌拯救的大能也在於祂自己是無辜者，以無罪代替我們有罪。今次地震中身亡的八、九萬人絕大部分都是無辜而死的人，我相信上帝會照着祂的公義和慈愛去接納無辜者的生命。

吳：苦難就是生命的事實，除了學習接受和承擔，還有甚麼可以做？

盧：面對這樣的災難，我們可以做甚麼？有人說是天譴，是上帝審判、懲罰中國這個無神論的國家！這種說法非常殘忍！加添受災者的痛苦！最重要是更珍惜自己已經有的，並願意以愛心為災民祈禱、捐款相助，向他們表達愛和關懷！對災後倖存的人，我們的態度可以成為他們的咒詛，也可以是祝福。

正如耶穌所說，世上有苦難，我們沒法逃避，我們的信仰也不是簡單的宣告「信耶穌便生活一帆風順」，反而是因信靠基督，在苦難中我們有平安，黑暗中有光明，生命活得更有價值。

不單四川，世界各地也有苦難，早前香港經歷的「沙士」，也是很黑暗、無助的期間。能在面對苦難的過程中發揮出正面的價值是最難能可貴。今次災難中，中國政府在救災過程中發揮出政府的應有功能和角色，首先將愛、關懷和身先士卒的精神和價值表現出來。中國奧運聖火的傳遞受到國際間的批評，但中國政府處理地震的手法令到國際間的批評聲音沉寂下來，轉而報道中國人美善、光榮的一面；由此我們看到國家的希望。

吳：很贊同會長所說，基督信仰讓我們能在黑暗中有光明和希望。人們問：上帝在哪裏？我們從參與救災的宗教團體、不同的組織和國家，他們無私和犧牲的精神中，便看到上帝的工作。在救災行動中，有一個「全球華人基督徒愛心救災行動」，會長是召集人之一，很多長牧和弟兄姊妹都積極參與。

盧：有人說為何不在災後第一日便提出這個計劃，因為這個災難突然發生，破壞很大，非我們所能預計。香港的基督徒習慣透過不同的途徑參與，如紅十字會、中聯辦、宣明會或親身到四川救災，很多不同的途徑，百花齊放，這亦是香港的特色；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華人更是透過當地的華人社團去捐助，而不是經國際組織。可見坊間已有很多途徑。

這個愛心行動緣起偶然。我與一位美國的信徒領袖在三月初時，合作發起「同一個天空，同一聲禱告，香港基督徒為北京奧運的祝禱」聯署行動，超過三百位教牧信徒及三十多個基督教機構參與，同心為中國奧運禱告祝福。當今次地震發生後，媒體大幅報道災情，當時我身在湖南進行訪問，這位朋友聯絡我，我們便在這個基礎上想到何不在這個時間團結全球的華人基督徒，共同向中國政府表達關懷與愛心？於是我立即從湖南北上，與國家宗教局的官員見面，他們沒有想到基督徒會有這個表現，



看苦罪懸謎

訪問：吳思源 〈會訊〉總編輯
整理：編輯室

沒有主動鼓勵我們開展這個計劃，但接受與我們一起討論，亦願意支持配合這計劃。

這個計劃的理念是藉此機會團結全球各地的基督徒，透過愛心行動的網絡，不分宗派、地區，收集奉獻，向中央政府表達我們基督徒團結對災民的愛心，我們仍可透過不同的渠道去關心，如本會在災難發生之後，即時透過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向愛德基金捐助一百萬港幣作為救災用途。（註）

今次地震破壞力嚴重、幅員廣大；受災地方更是一些窮鄉僻壤，交通難以到達的地方，雖然很多團體和人士都親身到災區救援，但如沒有中央政府的統籌，救援團體的作用也極其有限。而援助災後重建，更不是一兩個月的事，而是五年十年的長期工作。我們將款項捐給中央政府，目的是讓它發揮最大的功能，它有途徑將物資及款項直接送到最有需要的地方。也許有人會質疑中央政府的公正，但正正在這個時候，更加多人監察政府，另一方面我們的參與亦表達了對政府的信任和督責。

有基督徒關心地震中有多少間教堂倒塌，但這個時候主要的受災者不是基督徒！我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只關心教堂倒塌，現在是有數以萬計的房屋、數以百計的學校倒塌。今次震央在鄉村，受影響的禮拜堂有限，而地震的時間是星期一下午，絕大部分的教堂都沒有人，而受災的絕大部分是一般的是黎民百姓，故一定以重建家園為先，很快就夏盡冬至，要盡快協助他們重建家園，解決住屋問題；其次是解決兒童青少年的讀書問題。當我們重建了家園、學校、社區設施，當中的人反而會問：為何不重建教堂？我們關心他們，他們才會關心我們，如果今天家園和學校都倒塌之時，我們反而去重建教堂，別人看到基督徒自私，只關心教堂。第一世紀沒有教堂，中國內地在文革期間有十數年是沒有教堂的。教堂只是一座建築物，上帝不是住在人手所做的殿中。教會是信徒羣體，沒有建築物仍可以充滿生命力地存在。

吳：現在是透過這個計劃集腋成裘，在金錢上支持中央政府的救災行動？

盧：這包括三個階段——救援、安置、重建。現在是第一階段，主要透過中央政府去進行，我們期望能直接參與重建的階段。正因我們在救災、安置階段時有份參與，故重建階段時才會被歡迎接納。中央政府在救災、安置階段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在重建階段時，我們期望在中央政府支持及同意之下，能親自去到災區，得到當地人的接待，一起討論如何重建，參與其中。

吳：緬甸風災的破壞力不下於四川地震，但礙於緬甸政府的鎖國政策，救援組織不能進行救助，我們又可以如何關心這個國家？

盧：緬甸風災發生時間比四川地震早，死的人數多於十萬，超過四川。我們教會亦有為風災捐款，但捐款數字只有四川地震的十分一，我們不能怪責弟兄姊妹，這是我們的限制。我們認同自己的國家和同胞，所以相比之下更關心四川地震。

緬甸政府拒絕外援，封鎖消息，其表現備受國際斥責，與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時中國政府的態度相似，但今天的中國政府表現迥異，由此看到中國在三十多年來在知識水平及心態上有很大的改變和進步。雖然面對緬甸政府的政策及我們對其的認同感不同，但我們一樣繼續支持緬甸，透過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和新加坡衛理公會去接觸當地社會和教會，去盡上我們的幫助。

註：八月四日總議會書記袁天佑牧師前往北京，代表世界循道衛理宗華人教會聯會之成員、中華基督教香港區會及其他地區，將捐款港幣\$5,793,525.76交北京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屬下之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其中包括本會\$1,800,000.00，新加坡衛理公會華人年議會\$113,500.00，馬來西亞基督教衛理公會華人年議會\$799,950.00，馬來西亞基督教衛理公會砂拉越華人年議會\$824,840.00，澳洲基督教華人衛理公會年議會\$165,354.52；其他機構，包括美國基督教人士交流協進會\$69,881.24及美浸信會\$20,000.00。

截至八月一日，以「全球華人基督徒愛心救災行動」名義下捐出之賑災款項共計約港幣一千四百萬元。

編按：訪問之錄影可到http://www.methodist.org.hk/frame_monthdoc.html觀看。

崇拜的悅樂

本年初總議會的牧師部派我（和李冰師母，但她多時不便到處奔奔跑跑）去巡迴視察各堂所的崇拜及聖樂，看看大家如何互相勉勵，以求提高水平。我會向牧師部呈上比較詳細的建議，在這（〈會訊〉「情有所鍾」專欄）我只是寫兩篇——一篇以崇拜為題，一篇以聖樂為題——與教友們分享。

先說崇拜。與其高談闊論崇拜的意義，不如錄下親身的體驗。以下是一個典型的主日崇拜整個程序給我的感受（其實不是一次過的經歷，而是多次崇拜綜合起來的經驗）。

我接受牧師部這份差使之時，初時以為那是沒有甚麼了不起的事，可是後來當我每次「出差」，我十分認真地看待崇拜這樁事，而我幾乎每次都感受到崇拜是悅樂的經驗。

若果一間教堂主日崇拜之前響鐘聲，我（和家人）會以喜悅的心趕赴教堂去崇拜。踏進教堂門，有招待員笑臉歡迎，表示主日崇拜是教會團體喜樂的聚集。見到其他人，互相握手問好，那是自然不過的表示、也是叫人挺開心的。

我可以說，幾個月來，我每次去本會的各教堂崇拜，都有這種受歡迎的感受。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在進入教堂之時都有這種主動和被動的親切感。

進入了教堂，我喜歡先靜坐默想。是的，安靜思想是崇拜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有些教堂有進堂行列（詩班、牧師、其他主禮人），表示崇拜莊重地準備開始了。

「宣召」（由主禮人宣讀）宣告崇拜是奉上帝的召命而設的，所以是值得信眾全神貫注去參與。我這樣寫，並不是在唱高調，而是有實在的經驗。

現時多間教堂有敬拜隊，隊員預先坐下有電子樂器在身旁，所以沒有所謂進堂行列。敬拜隊音樂（流行音樂）可說是一種「熱身運動音樂」（warm-up musical exercise），不過有人會說，這種音樂就是一種「招聚」形式，把會眾招聚起來去敬拜神（下一篇我再討論敬拜音樂及傳統的聖樂）。

無論如何，是流行音樂敬拜隊也好，由傳統的風琴及詩班伴着唱詩也好，有音樂奏出或唱出詩歌總是加添崇拜的悅樂（除非那音樂是刺耳的）。所謂讚美上主就是讓祂一切美善以及神聖的屬性都得到應得的歌頌。音樂

／聖樂／詩歌都是出自人手或人口，但因為是用來讚美上主，所以要盡善盡美而且叫人盡情喜樂。本會教堂的詩班／敬拜隊不是十全十美，但只要有起碼讚美上主的意識和音樂水平，他們沒有捨棄了增加崇拜／敬拜的喜樂氣氛之功能。

讚美聖善之主之後，一個自然的迴響是人的卑微。每堂崇拜應注意到這個情節，所以有悔罪禱文及赦罪文。但最要緊的問題是，會眾有沒有懺悔及赦罪的意識。從懺悔到赦罪是釋放的喜樂，那是基督教崇拜的一個重要環節。

不錯，罪得赦免是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之核心。教會的講壇不能忽略這個信息。講道——以及聽道和行道——是教會崇拜的高峰。是的，我們應當把講道、聽道和行道連結在一起。講道當然是講員的責任，聽道有賴聽眾的心靈準備，行道是講道者及聽道者實踐道理的考驗。若說講道是崇拜的高峰，不單只是講道者的信息及恩賜，聽道者的心靈準備，以及講者及聽者履行道理，都包含在內。其實，整個崇拜的氛寰都有助講道、聽道、行道的進行。我們不可以要求每篇道十全十美，但每次主日崇拜，最低限度講道者講出天國的信息的一個要點，聽眾們聽到一點兒信息，而聽眾們和講員都可履行信息的一些道理，那麼該次的崇拜不致於辜負了眾人的期望。老實說，我每次參加主日崇拜，都祈求講道者不枉費了會眾的寶貴時間，而聽道者也給講道者一個機會。大致上這個祈求沒有落空吧，但對主內的弟兄姊妹們說句老實話，本會的講壇可以更強勁（日後另文互勉）。

崇拜程序通常有一項是「回應講道」，這就是「行道」的前奏，亦是敬拜主的表現。

隨之是「奉獻」。奉獻不只是錢財的奉獻，也是心志的奉獻。凡是奉獻都出自感恩，不是勉強的，有何樂而不為之感。這是基督徒奉獻的特點。主日崇拜不能沒有牧禱。牧禱不只是說中了個別信徒的需要，也需要顧及全體教友和教會的事工，還有牧區以外的世事（衛斯理約翰所說的「世界是我的牧區」）。在牧禱這方面，本會的教堂還算不錯，這是對一個好牧者嚴謹的考驗。

有些教堂在正式崇拜之後有教友分享的時刻，分享上帝施給他們的恩典。這類項目有可取之處，但要做得恰當，否則會沖淡了崇拜的氣氛。



情有所鍾

李景雄牧師

最後是祝福。祝福可能變成一個例行公事的儀式。身為一位長牧，我為會眾祝福不知做了多少次。這多個月來，有時我則像其他會友一樣，謙卑接受祝福，就在這謙卑接受從上帝（不是牧師）而來的賜福之時，我更加明白祝福的重大意義了。

是的，近月來，我巡迴到各堂所崇拜，每次親身體驗崇拜的喜悅。若然每一位前往參加崇拜的弟兄姊妹都有

這種悅樂的經驗，主日崇拜豈不是對成千上萬人歡欣無比的良辰好時光！

最後，多間教堂在主日崇拜前頭或當中一段時間，牧師請會眾轉身向前後左右的人握手問安。假如我是主持人，我寧可在祝福教會後叫各人彼此握手問好。這不是崇拜的最適宜的結束嗎？既不打亂崇拜的流程，又是最好的道別方式。

社會服務與生態教育



人間有情

楊金杯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拓展服務部助理拓展主任

早前看到很多有關生態保育的新聞，由九龍公園大榕樹部分樹幹塌下、天星／皇后碼頭的拆卸，到近期一些保育人士自發保護大埔龍尾灘，反對興建人工沙灘等，身邊不少朋友都問他們為何要站出來反對，他們反對甚麼？可能有很多市民也對香港的生態環境了解不多，不明白為何一到了冬天就有不少人到米埔、南生圍觀鳥，或者為了一棵樹勞師動眾，或是為了一幢古舊的建築物而花費不少公帑等等。

作為一間基督教背景的社會服務機構，我們背後有個使命——我們不但要服侍人，更要榮耀神。神在起初創造天地時乃看一切為美，然後託付人去管理大地。作為管家的我們實在有責任去愛護神為我們創造的環境。

現今的都市人很少主動去了解認識大自然，有很多人甚至因不認識而害怕一些可愛的小生物；又有些人會去郊遊，看見有趣的昆蟲生物卻不了解牠們，更會因為好奇而帶牠們回家，這不單對我們沒有任何好處，反而會讓這些生物因不能適應家居環境而死亡，還會破壞生態系統。因此一個正確的生態教育實在是不能缺乏的。作為一間社會服務機構，我們經常接觸很多人，我們會舉辦很多不同的活動，帶出很多正面的信息，可是我們有沒有帶領他們去認識自然環境？

在香港，神給了我們美麗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生物，讓我們去學習認識。過往我們帶不同生態旅行團，參加

者每次看見不同的動植物昆蟲也會感到驚訝——原來蝴蝶可以有手掌那麼大，且色彩斑斕；中華白海豚並不是白色的；香港的雀鳥原來有很多種；細小的蘑菇原來可以很美麗……還記得在一次活動中，一些小孩給一羣螞蟻吸引着，他們問了很多有趣的問題，我向他們講解螞蟻的特性、分工等，他們聽得不亦樂乎，原來一隻小小的螞蟻也是一個很好的教材，教導孩子珍惜生命、互相尊重。我們經常製作不同的教材，但原來最好的教材已在我們身邊，只待我們去發掘去認識。

今天雖然人們對生態保育的認識增加了，但在社會服務機構工作的我們，也有否提升我們自己對生態的認識？要學習香港不同的生態環境並不困難，坊間亦有很多機構提供相關的訓練。現今很多人提倡生命教育、體驗式學習，生態教育正正是一個很好的平台。願我們共同努力，將美麗的大自然介紹給我們的社區，並將正確的保育觀念推廣開去。





總議會 懇切呼籲

為四川大地震受難者祈禱及捐獻賑災

四川八級大地震災情嚴峻，傷亡慘重，本會屬下機構及弟兄姊妹均積極響應捐獻賑災之呼籲，而本會亦於五月下旬先將一百萬港元之支票送交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由其彙轉愛德基金會。

鑑於是次賑災之救傷扶危及重建工作艱巨而漫長，必須由中央政府統籌部署，常務委員會於六月上旬以通傳方式，通過響應由本宗及本會多位長牧參與發起之「全球華人基督徒愛心救災行動」，將本會再收到之捐獻直接送交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向中央政府表達華人基督徒在此時刻之聯合救災行動。亟希本會堂、校及社會服務機構繼續為災民進行賑災籌款，並將捐款逕交總議會辦事處。捐款彙轉國務院宗教事務局之情況，將於〈週刊〉公佈，期盼全球華人基督徒之行動，能更有效支援當地展開緊急救援及規劃災後重建之工作。

總議會懇切呼籲弟兄姊妹獻出關愛世人之心，慷慨捐獻，積極支持「全球華人基督徒愛心救災行動」，並請繼續為受難者禱告，祈求上主安慰人心及醫治傷痛。

「全球華人基督徒愛心救災行動」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四川的八級地震，震走了萬計生命，震碎了無數家園，震撼了我們的心。

在哀慟與傷痛中，我們仍然深信，上主在苦難深處與世人同在。大悲過後，必有大愛，中國社會正在震災的傷痛中起動，全國上下投入援助、安慰、重建的工程。

華人教會豈不更要恩典與慈愛，縫補大地的裂痕，人心的悲愴，就讓我們結連一起，不分地域、宗派，打破隔閡，心手相連，讓十字架的光芒映射在受傷的中華大地。

團結的愛，最能醫治傷口，凝聚的力，最能發揮果效，合一的心，最能見證基督。

因此，我們在謙卑中發起「全球華人基督徒愛心救災行動」，見證天地有主宰，人間存大愛。

發起人（個人）：蘇以葆、蘇成溢、李炳光、蔡元雲、梁林開、徐贊生、戴浩輝、胡志偉、陳衍昌、盧龍光、鄧兆柏、羅祖澄、曹偉彤、郁德芬、陸輝、朱耀明、李金強、余國良（美國）、歐陽家立（台灣）、杜紹基（美國）、蘇慈安（馬來西亞）、莫澤川（馬來西亞）、邱仁發（新加坡）、陳約瑟（菲律賓）、陳榮超（美國）、彭永寧（美國）、黎彼得（美國）、陳慎禮（美國）、黎建勳（德國）、周寶珠（德國）、周政強（澳洲）、傅大衛（英國）

督印人：盧龍光牧師

編輯委員：李炳光牧師 劉建良牧師 范建邦牧師

總議會辦事處：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6號循道衛理大廈9樓

總編輯：吳思源

蘇永權 譚偉光 梁偉茵 何健偉

電話：2528 0186 傳真：2866 1879, 2861 1722

執行編輯：徐瑞華

陳偉文 黃淑儀 鄧清麟 倫子山

電子郵箱：lit@methodist.org.hk

設計、承印：禾麥（亞洲）有限公司（電話：2898 3868）

網址：www.methodist.org.hk

本刊文章除特別聲明外，作者文責自負，立論不代表本刊。